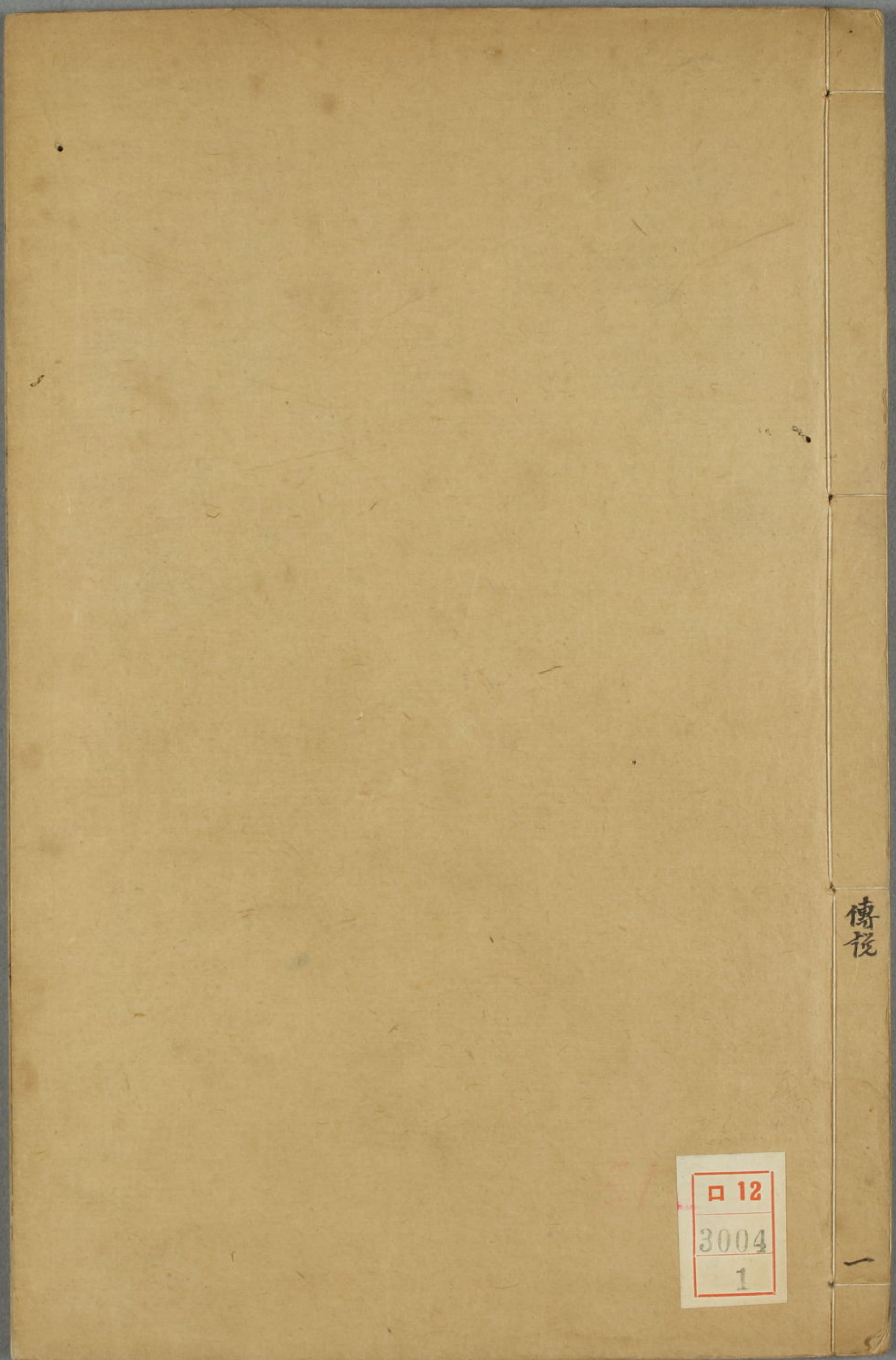




口 12
3004
1

傳記





口 12
3004
1-4

左氏傳說

看左氏規模

看左傳須看一代之所
君之所以治亂一人之所以變遷能如此看則所謂
先立乎其大者然後看一書之所以得失試以隱公
六七年間考之事事皆備所謂一代之所以升降者
春秋之際三代之衰也然去三代雖遠先王之流風
遺制典章文物猶有存者禮樂征伐尚自天子出如
鄭武莊為平桓卿士鄭伯為左卿士則諸侯猶入為
臣如伐曲沃立哀侯則猶能立君至於宋公不王鄭
伯伐以王命曲沃叛王王命虢公伐之則征伐之權

引除

尚在如戎朝發幣猶不廢禮觀鄭莊封叔段京城過制而祭仲之諫張皇駭愕翼以九宗五正逆晉侯于隨此蓋成王封唐叔之灋則先王制度尚存凡此皆三代之餘澤未泯使平王當此之時能振作奮厲尚可有爲則西周之美可尋文武之迹不墜然所以不三代而春秋者蓋由平王自爲不振如鄭莊公爲卿士當用則用當廢則廢何必以虛言欺之此全失人君之體曲沃莊伯本出孽正當助翼伐曲沃今乃助曲沃伐翼此附臣伐君全不是天討君臣之綱亂矣仲子惠公之嬖妾也今乃以天王之尊而下賄諸侯之嬖妾則夫婦之綱亂矣以至祭伯非王命而私交

武氏子非王命而求賄及鄭伯怨王奪政而有交質之舉若敵國然則王綱解紐委靡削弱因以不振皆是平王日壞了所謂一國之所以盛衰者試以魯衛鄭宋言之如臧僖伯諫觀魚攷其言而及典章文物之盛孔子所謂一變至道者於此可驗而韓宣子亦謂周禮盡在魯至於其後而猶有存如鄭莊公有權謀善用入當時有祭仲子封原繁洩駕曼伯子元之徒皆爲之用故能以小而強而其後有子皮子產之徒出來如衛之亂石碯以身徇國定亂討賊維持社稷而其後有史鰭蘧瑗之徒出來故季札有衛多君子之言發源蓋始於此至於宋之宣穆亂父子斷立

之義而貽殤公子馮之亂其後隨有六卿爭政骨肉相殘之禍舉此數端雖數百年之事皆可槩而見也所謂一君之所以治亂者且以隱公言之惠公旣沒隱公居長本自當立徒以姑息惠公之愛遂居攝而不能正君位至如費伯非公命而城郎公子豫非公命而擅及邾鄭盟公子翬非公命而帥師皆隱公不能收君柄故末年所以有鍾巫之變也所謂一人之所以變遷者今且舉兩端而言之有自善而入惡者有自惡而入善者如鄭莊寘母姜氏於城潁天理已絕古今大惡也及其終也一有悔心因潁考叔以遺美之意開導也天理油然而生遂爲母子如初此自

惡入善者如鄭請成陳侯不許五父有親仁善鄰之諫見得歷歷分明其於謀國也如此豈不甚善不一二年間如鄭洺盟而敵如忘全不以盟誓爲事到此昏然不曉如喪心失志者與前面諫陳侯時和氣無復存幾乎自是兩箇人此自善入惡者讀左氏傳能如此看則所謂先立乎其大者矣然後看一書之所以得失所謂一書之得失如序鄭莊公之事極有筆力寫其怨端之所以萌良心之所以回皆可見始言亟請於武公亟之一字母子之相仇疾病源在此後面言姜氏欲之焉辟害此全無母子之心蓋莊公材略儘高叔段也在他掌握中故祭仲之徒愈急而莊

公之心愈緩待段先發而後應之前面命西鄙北鄙二於己與收二爲己邑莊公都不管且只是放他去到後來罪惡貫盈乃遽絕之略不假借命子封帥師伐京段奔鄆公又親帥師伐鄆於其未發待之甚緩於其已發追之甚急公之於段始如處女敵人開戶後如脫兔敵不及拒者也然莊公此等計術施於敵國則爲巧施於骨肉則爲忍大凡人於骨肉兄弟分上最不可分彼曲我直纔分一箇彼曲我直便失親親之意觀莊公始者欲害段而有姜氏欲之焉辟害之語則是欲曲在姜氏直在莊公及其欲伐段而待其惡大亦欲曲在叔段直在莊公此所以伐之無辭

莊公之心只分曲直兩字殊不知兄弟間豈較曲直纔言彼曲我直彼我對敵便有日相戕賊之害此左氏鋪敘好處以十分筆力寫十分人情其後序周鄭交質一事則全不能分別君臣之大義如云周鄭交質與結二國之信此等言語似敵國一般蓋周之衰習俗見得如此左氏雖才高識遠然不曾明理溺於習俗之中而不能於習俗之外別着一隻眼看此左氏紀述之失也若向所說通鑑四條六七年間亦可見得軍制如鄭之敗燕以三軍軍其前潛軍軍其後若此之類人孰不知其爲兵制至於不說兵制因而見之者須當看也如諸侯敗鄭徒兵此雖等閑句而

三代兵制大沿革處可見於此蓋徒兵自此立而車戰自此凌弛也財賦之顯然者人孰不知其爲財賦至於不說財賦因而說之者須當看也如臧僖伯之諫觀魚此固非論財賦然所謂魚鼈鳥獸之肉不登於俎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之類此亦見當時惟正之供其經常之大者雖歸之公上而其小者常在民間此所以取之無窮用之不竭也如武氏子來求賻一事此可見天子之權不振不能使諸侯自來貢而反求之兼周之盛時自有大喪記之類使其制不廢亦何緣至於求賻地位 須當如此考如鄭武公莊公爲王卿士則猶有官制之舊左氏一書接三代之末流五經之餘派學者苟盡心於此則有不盡之用矣故今特言其大槩耳

左氏傳說目錄

東萊 呂祖謙 伯恭

看左氏規模

第一卷

隱公

祭仲諫鄭莊封叔段元年 石碯諫衛莊公寵

州吁三年 師服諫晉封桓叔桓二年

齊人卒平宋衛于鄭八年 秋會于溫盟于

瓦屋八年 冬齊侯使來告成三國八年

羽父請諡與族八年

滕薛來朝爭長十一年

鄭莊因入許而曰寡人有弟弗能和協十一年

息侯伐鄭十一年

桓公

宋督弑君與大夫二年

臧哀伯諫取郕大鼎二年

條之役干畝之戰二年

楚武王伐隨六年

魯以周班後鄭六年

鄭忽辭昏六年

楚子伐隨隨敗八年

晉滅耿滅霍滅魏閔元年

虢仲與芮梁荀賈伐曲沃九年

莫敖請濟師十二年十三年

鄧曼謂鬬伯比非衆十三年

鄭厲奔蔡十五年公會宋伐鄭同上

莊公

單伯送王姬元年秋築王姬之館于外同上

齊無知弑君諸兒八年

第二卷

莊公

齊小白入于齊九年會于鄆齊始霸十五年

師及齊師戰乾時九年公敗齊師于長勺十年

公敗宋師于乘丘 十年

齊桓霸中國 十五年 侵蔡伐楚 僖四年

晉文退舍辟子玉 僖二十八年

荆伐鄭 十六年二十八年 楚人伐鄭 僖元年三年

鄭伯見虢叔曰盍納王 二十年 鄭伯將王自

圉門入虢叔自北門入殺王子頹 二十一年

齊侯使敬仲為卿 二十二年

懿氏卜妻敬仲 二十二年 畢萬筮仕於晉 閔

元年

有嬀之後將育于姜 二十二年 畢萬之後必

大 閔元年

楚公子元帥師伐鄭而處王宮闕射師諫則
執而梏之秋申公闕班殺子元闕穀於菟
自毀其家以紓楚國之難 三十年

閔公

狄人伐邢 元年 狄人伐衛 二年

太子申生伐東山臯落民 二年

僖公

晉假道於虞以伐虢 二年三年

驪姬欲殺申生 四年

第三卷

僖公

士蔦築蒲與屈

五年

晉侯伐屈夷吾不守

盟而行乃之梁

六年

陳轅宣仲勸申侯美城

後申侯見殺

五年七年

鄭太子華請去三族

七年

晉卻芮使夷吾重賂秦以求入秦伯謂卻芮

曰公子誰恃對曰亡人無黨有黨必有讎

九年

秦饑晉閉之糴

十四年

晉侯背賂中大夫

十五年

管仲辭上卿禮

十二年

秦晉戰于韓原

十五年

城鄆役人病

十六年

管仲卒五公子求立

十七年

齊人立孝公

十八年

宋敗齊師于甌

十八年

晉敗秦師于殽

二十三年

宋襄盟于鹿上

二十一年

顏叔以狄師伐周

二十四年

王出鄭伯省視

官具于汜

同上

王與晉陽樊溫原櫜茅田

二十五年

子犯言王無禮

二十八年

子犯請擊秦

三十年

晉人復衛侯甯武子與衛人盟于宛濮

二十八年

第四卷

僖公

晉侯侵曹伐衛

二十八年

戰于城濮

同上

晉侯秦伯圍鄭鄭使燭之武說秦秦伯說與

鄭人盟

三十年

蹇叔言師之所爲鄭必知之

三十三年

勤而

無所必有悖心

同上

文公

諸侯朝晉

元年

衛成公不朝

同上

先且居請君朝王臣伐衛

元年

楚國之舉常在少者

元年

秦伯復使孟盟爲政

元年

秦伯猶用孟明

二年

先且居將中軍趙衰佐之

三年

晉人懼無禮於公請改盟

三年

楚滅六蓼

五年

邾滅須句

信二十一年

晉蒐于夷易中軍

六年

士會如秦納公子雍

六年

晉納捷菑于邾

十四年

趙孟殺公子樂立公子雍

六年

卻缺請復

衛田

七年八年

士會在秦

七年十三年

賈季怨陽子易班

六年

先克奪蒯得田

八年

范山言晉可圖

九年

第五卷

文公

夷之蒐士穀將中軍八年

先克言狐趙之

勲不可廢同上

西乞術來聘十二年

秦伐晉胥甲趙穿無功十二年

君弱不可以怠十五年

羣蠻百濮叛楚十六年 楚人謀徙阪高同上

宋饑公子鮑竭粟而貸十六年

晉侯不見鄭伯十七年 鄭子家以書與趙宣

子同上

敬嬴私事襄仲十八年 仲殺惡及視同上

宣公

宋鄭戰于大棘元年 宋城城者謳同上

晉趙盾弑其君夷臯二年

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三年

楚滅舒蓼及滑汭盟吳越而還八年

令尹蔦艾獵城沂使封人慮事十一年

邲之戰楚莊不築武軍十二年

第六卷

宣公

晉楚戰于邲晉師敗績十二年

邲之戰晉楚軍制十二年

成公

欒書救鄭楚禦諸桑隧六年

欒書侵蔡侵

楚侵沈獲沈子揖八年

晉卻至如楚聘楚子享之十二年

成子受賑于社不敬十三年

曹人使公子負芻守秋負芻殺其太子而自

立十三年

第七卷

成公

聖人內外無患十六年

晉悼公即位于朝始命百官十八年

襄公

孟獻子請城虎牢以逼鄭知武子曰善二年

晉侯以魏絳為能以刑佐民反役與之禮食

使佐新軍三年

定以薨不殯于廟無櫬不虞四年匠慶謂季文子

子為正卿而小君之喪不成四年

鄭子駟使賊夜弑僖公而以瘡疾赴于諸侯

七年

秦景公使士雅乞師于楚將以伐晉楚子許

之子囊曰不可九年

荀偃士句請伐偃陽十年荀偃言雞鳴而駕

塞井夷竈十四年

鄭子駟為田湍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皆喪

田焉故五族以作亂十年

同盟于亳范宣子言不慎必失諸侯十一年

會于戚范宣子假羽毛於齊十四年 晉侯

問衛故於中行獻子十四年

晉悼賜魏絳樂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

諸華十一年

晉平公即位改服修官會于溴梁十六年

宋皇國父為太宰為平公築臺妨於農收子

罕請俟農功之畢十七年

楚子言師徒不出人其以不穀為自逸十八年

第八卷

襄公

諸侯同伐齊齊侯禦諸平陰十八年 鞏之戰

大敗齊師成二年

齊侯遂東太子光後光即位殺子牙十九年

范宣子逐欒盈欒盈復入于晉二十三年

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二十三年

季武子無嫡子公彌長而愛悼子二十三年

太史書崔杼弑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

者二人其弟又書南史氏聞太史盡死執

簡以往 二十五年

蔦掩為司馬子木使庀賦掩書土田 二十五年

晉程鄭卒子產始知然明 二十五年

秦伯使其弟鍼如晉叔向命召行人子員子

朱曰當御三云叔向不應 二十三年

宋寺人伊戾無寵於太子痤譖諸公而害之

二十六年

宋向戌卻弭諸侯之兵以為名 二十七年

宋左師請免死之邑 同上

第九卷

襄公

崔杼廢成立明 二十七年 慶封好田菴酒 二

十八年

陳無宇言得慶氏之木百車於莊

同上

吳季札來聘觀樂 二十九年

鄭子產如陳涖盟而知陳亡 三十年

鄭子皮授子產政 三十年

昭公

鄭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聘之公孫黑又使

強委禽焉犯懼告子產 元年

晉侯求醫於秦秦伯使醫和視之曰疾不可

為也 元年

韓宣子聘于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

在魯二年

鄭游吉如晉送少姜之葬梁丙張耀曰甚矣

子之爲此來也三年

第十卷

昭公

楚靈王使椒舉如晉求諸侯四年

六月丙午楚子合諸侯于申四年

鄭子產作丘賦國人謗之四年

公如晉自郊勞至于贈賄無失禮五年

鄭人鑄刑書叔向使詒子產書六年

穿封戌爲陳公曰城麋不詔八年穿封戌囚

鄭皇頡公子圍與之爭之襄二十六年

第十一卷

昭公

晉侯飲酒樂膳宰屠蒯請佐公使尊而遂酌

以飲九年

周甘人與晉閻嘉爭閻曰晉梁丙張耀率陰

戎伐潁九年

諸大夫如晉葬平公也鄭子皮將以幣行十年

楚子伏甲而饗蔡侯於申醉而殺之十一年

楚子奉孫吳以討於陳而遂縣之同上

楚子為令尹殺大司馬遠掩使蔡洧守國奪

成然邑

十三年

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

弑其君虔于乾谿

十三年

第十二卷

昭公

治兵于邾南甲車四千乘

十三年

平丘之會

叔向曰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其何敵之

有同上

叔弓圍費

十三年

南蒯將叛

十四年

楚令尹子旗有德於王不知度九月楚子殺

鬬成然

十四年

楚費無極害朝吳之在蔡

十五年

晉荀吳帥師伐鮮虞

十五年

晉荀吳帥師滅

陸渾之戎

十七年

晉荀吳使師偽糴者負

甲襲鼓滅之

二十二年

第十三卷

昭公

齊侯伐徐徐人行成

十六年

楚子誘戎蠻子

嘉殺之

同上

晉韓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子產弗與

十六年

邾子來朝

十七年

周原伯魯不說學

十八年

第十四卷

昭公

費無極言於楚子若大城城父而寘太子以

通北方王收南方是得天下王說十九年

楚人城州來沈尹戌曰楚人必敗昔吳滅州

來子旗請伐之王曰吾未撫吾民今亦如

十九年

費無極言建與伍奢將以方城之外叛王信

二十年

齊豹北宮喜褚師圃作亂公遂出二十年齊

氏之宰渠子召北宮子北宮氏之宰不與

聞謀殺渠子滅齊氏而公入同上

齊景公曰唯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據亦同也

焉得為和二十年

宋華亥自陳入于南里以叛二十一年宋華

亥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二十二年

第十五卷

昭公

魯人侵邾邾人愬于晉晉人來討執行人叔

孫婁二十三年

楚囊瓦為令尹城郢沈尹戌曰子常必亡郢

二十三年

晉士彌牟逆叔孫于箕二十四年

昭子如宋逆女公若謂曹氏勿與魯將逐之

九月戊戌伐季氏二十五年

宋樂大心言我不輸粟我於周為客若之何

使客二十五年

第十六卷

昭公

齊侯欲納昭公命無受魯貨二十六年

晏子論彗星則曰天道不諂昭公二十六年 論

路寢則曰在禮同上 一言省刑踊貴履賤

昭公三年 不誅祝史厚斂困民昭公二十年

吳公子光弑其君僚二十七年

楚卻宛直而和國人說之二十七年

魏獻子為政分祁氏之田為七縣分羊舌

之田為三縣二十八年

梗陽人有獄魏戊不能斷二十八年

晉趙鞅荀寅帥師城汝濱遂賦晉國一鼓鐵

以鑄刑鼎二十九年

第十七卷

昭公

晉頃公卒八月葬鄭游吉弔且送葬三十年

吳子問伍員伐楚何如三十年

晉侯將以師納昭公 三十一年

王使富辛如晉請城成周 三十一年

定公

季孫言子家子亟言於我未嘗不中吾志也
吾欲與之從政 元年

第十八卷

定公

楚子常欲蔡唐二侯裘馬 二年 晉荀寅求

貨於蔡侯 四年 晉人假羽毛於鄭 同上

祝佗言於萇弘蔡將先衛 同上

蔡侯吳子唐侯伐楚敗諸雍澨五戰及郢 四年

吳入郢以班處宮子山處令尹之宮 四年 伍

負與申包胥友謂曰我必復楚國包胥曰

子能復我能興之 同上 申包胥以秦師

救楚大敗夫槩王于沂 五年

第十九卷

定公

六月季孫意如卒九月陽虎囚季桓子 三年

宋樂祁言諸侯惟我事晉 六年

范獻子執羔趙簡子中行文子皆執鴈魯於

是始尚羔 八年

季寤公鉏極公山不狃皆不得志於季氏叔

孫輒無寵於叔孫氏叔仲志不得志於魯故五人因陽虎陽虎欲去三家而伐位八年

陽虎奔齊請師伐魯九年

晉趙簡子盟衛侯將畎涉佗按衛侯之手及八年

氏曰敵矣九年晉執涉佗成何以求成於

衛衛人不許十年

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叔孫墮郈季氏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十三年

晉趙鞅謂邯鄲午曰歸我衛貢五百家於晉陽午不從趙孟怒殺午十三年秋范氏中

行氏伐趙氏之宮趙鞅奔晉陽同上十

二月趙鞅入于絳同上

子貢見邾子執玉高公受玉卑皆有死亡十五年

第二十卷

定公

於越敗吳于檣李十四年

哀公

公孫疆言霸說於曹伯乃背晉奸宋七年宋

公伐曹將還子肥毀曹人詬之公怒遂滅

曹八年

齊師伐魯冉求為季氏謀一子守二子從季

左氏傳說目錄

三

印

氏曰不能十一年

吳子胥使於齊屬其子於鮑氏為王孫氏十一年

孔文子將攻大叔仲尼對以甲兵之事未之

聞十一年

越子伐吳為二隧十三年

陳恒執公于舒州十四年

宋向魋請享公以日中為期家備盡往公知之與皇野謀召左師同發兵魋奔衛十四年

楚子西召子木之子勝為白公葉公言無乃害乎弗從秋果殺子西十六年

越滅吳二十二年

晉荀瑶伐齊何必卜二十二年 晉荀瑶伐鄭

齊陳成子救之二十七年 晉荀瑶圍鄭門

于桔枳之門同上

公子荆之母嬖將以為夫人二十四年

中行文子告陳成子曰有自晉師告寅者將

為輕車千乘以厭齊師之門二十七年 范

氏中行氏將伐公齊高疆言三折肱知為

良醫定十三年

左氏傳說目錄

左氏傳說目錄

其

通志堂

左氏傳說卷第一



隱公

東萊呂祖謙伯恭

祭仲諫鄭莊封叔段元年

石碻諫衛莊寵州吁三年

師服諫晉封伯叔桓三年

左氏所載春秋以前事如第一第二卷尚有數段事可取如祭仲之諫鄭莊公石碻之諫衛莊公師服之諫晉如此三處皆是東遷之初是以言多典法如祭仲之諫鄭莊公封叔段於京所謂先王之制大都不過三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

見得成周築城之遺制尚在如石磬之諫衛莊公所
謂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驕奢淫佚所自
邪也見得先王教子家傳之法尚在如師服之諫晉
君曰吾聞國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
建國諸侯立家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隸子弟
庶人工商各有分親皆有等衰猶見得三代上下名
分等差纖悉委曲如此之不可亂此是春秋初老師
宿儒之所傳先王之典法在學者須當深考三代之
氣象到後來春秋中與未能如此言者甚少如左史
倚相之於楚叔向之於晉子產之於鄭纔能言當時
便謂之聖賢博物君子

齊人卒平宋于鄭八年

秋會于溫盟于瓦屋八年

冬齊侯使來告成三國八年

春秋之初齊僖公當時謂之小霸見於春秋經傳與
諸侯會盟征伐稍多這便是霸之始方周末東遷之
前未嘗無方伯連帥之職然當時尚稟王命所以不
謂之霸到得平王東遷後王者自無總合係屬人心
道理諸侯稍有才智自然出來會盟此霸之名所以
立然僖公所以謂之小霸非惟其他政事權謀不可
望後來桓文然當時時節亦未能做得所以凡書盟
於宋衛告成三國不過三國之盟到得後來齊衛鄭

宋盟惡曹亦不過四國之盟又如齊宋衛燕伐魯時亦不過四國蓋春秋之初王綱尚在未至於甚壞後來王室陵替凡會盟統天下之諸侯皆在焉以齊一國論之僖公霸業不如桓公以天下之勢論之桓公之時却不如僖公之時何故王道霸業相為消長到得桓公所以大國言齊宋遠國言江黃其餘莫不至霸業盛處便是王道消亡齊僖公所以小霸多是用私意所謂諸侯會于稷以成宋亂又與桓公會成魯之亂以至班爵不同帥諸侯來戰于郎凡此類是私意當時偶然得諸侯此時才智無加於僖公所以略霸

羽父請諡與族

八年

春秋之初諡族尚少見於魯者如所謂挾如所謂翬如所謂宛如所謂無駭皆不命氏傳世官春秋初東遷命大夫官爵甚少以魯一國論之諡族甚少大夫官爵無非賜姓使當時春秋以前有世官所謂鄉舉里選賓興不可行秀民無處安排看得世官只是起於春秋以來

滕薛來朝爭長

十一年

滕薛來朝爭長此一段須看得官制滕侯曰我周之卜正也以此見成周盛時諸侯非惟入為王卿士而卜正一官亦皆諸侯為之

鄭莊因入許而曰寡人有弟弗能和協

鄭入許而不有許此一段看得王綱初解紐諸侯亦未敢放手滅人國如後之滅霍滅耿滅魏略無顧忌觀莊公封許之言委曲涵養有唐虞三代氣象然因入許而曰寡人有弟弗能和協使餬其口於四方此謂莊公悔過之言不可此謂莊公不情之言亦不可蓋莊公是一箇有才智占勝底人觀他初待叔段止欲段曲我直彼惟有歉於心故恐爲人所議所以先自說破了依舊是前時養惡之氣習猶未之改至莊十六年鄭厲公之言曰不可使共叔無後於鄭則是共叔嘗有後於鄭矣此言非是虛言正是兄弟不共泯絕處後來果然封他子弟世世食祿而不絕夫共叔之於鄭初無功德及民而有叛逆之惡何爲必欲不絕其後也於此須見得非是莊公之悔心正是莊公當初機謀培養陷叔段也深至此常常自歎故施恩意於後也亦深使當時只恁地逐段不用許多機關陷穽到此必不然也且如楚懷王之在國荒淫不度本無德以及人一旦秦人殺之而舉國無有不念之者至於八十餘年之後猶以是而亡秦只緣秦人毒之太深故國人思之愈切莊公惟其當初下手得毒故後來施得恩意極深蓋兄弟天屬也此正相反之道理也

息侯伐鄭 十一年

息侯伐鄭此段須就息上看得楚之盛衰當是時如
息如蔡尚與中國相通皆會盟征伐及楚一盛則與
中國絕矣蓋息蔡皆近楚之國楚既盛則必有吞併
之意彼朝夕自救之不暇何暇及其他看此可見是
時楚未強盛也何故蓋楚衰則邊楚之國必強楚盛
則邊楚之國必弱大抵看左傳須旁看方可若一事
只作一事看不可

桓公

宋督弑君與大夫 二年

左氏序宋督事極好觀其論督有無君之心而後動
於惡此宋氏識見高遠處蓋人心各有所主使宋督
有尊君之心決不敢為弑逆之事惟此心一蕩則縱
橫放肆無所忌憚蓋督之殺孔父與殤公乃為惡之
末流其有無君之心乃為惡之根本聖人所以過位
變色入門鞠躬夫豈繁文末節哉蓋所以養其尊君
之心也

臧哀伯諫取郕大鼎 二年

哀伯之諫取郕鼎其中所言周家宗廟制度固當攷
然桓公於弑逆之事猶忍為之哀伯乃諫其取叛臣
之鼎是猶不能三年之喪而總小功之察者也哀伯
亦可謂習而不察矣然看哀伯之諫周内史之言須

看得天下之人皆習而不察哀伯魯之賢大夫也周
內史周之良史也尚不知君臣之大義區區然惟納
賂之是諫文辭之是取在賢者猶不知而況下賢者
數等而爲衆人者乎以此知當時天下之人視弑君
弑父以爲常矣

條之役千畝之戰

二年

條及千畝之役皆在幽厲間又見得周衰諸侯之相
親有日矣夫人君命太子之名臣下視之以爲輕重
漢武名鈎弋之門爲堯母故江充遂譖戾太子是知
命名之際亦不可不謹也

楚武王侵隨

六年

楚侵隨一段見得楚自此憑陵諸夏自前年蔡鄭會
于鄧則始懼楚至此楚浸盛矣蓋夷狄之強弱常由
中夏之盛衰中國元氣也夷狄邪氣也元氣全則邪
氣不能入元氣喪則邪氣乘之楚之猾夏其來有自
矣如商之衰荆楚常爲亂矣至高宗時商盛故能采
入其阻其後周之盛時挑弧棘矢以共禦王事篳路
藍縷以處草莽以其勤勞如此方服役之不暇可見
其弱至此復悍然陵犯中國非專楚之罪也蓋君子
之與小人夷狄之與中國其相爲消長理之常耳

魯以周班後鄭

六年

諸侯伐齊鄭忽有功魯以周班後鄭此段見得魯秉

周禮舉春秋之初一事言之則以周班後鄭而致三國之師舉春秋之末言之則以不見天子不稽首而取齊侯之責哀二十年原始要終則魯之秉周禮可知然魯秉周禮見與於大國則甚易今也吾方秉禮而彼之加於我者大則甲兵小則責讓乃能終守而不替此則甚難此其所以魯一變而至於道然此非魯之君相能然蓋一國之風聲氣習能使之耳亦周公伯禽之化所漸者深也

鄭忽辭昏六年

北戎伐齊鄭忽救齊齊侯請妻之忽辭其言曰自求多福在我而已大國何為此言甚善彼祭仲之諫特以利害論之耳後世徒見昭公奔衛則咎其不用祭仲之言卒以無大國之助殊不知忽之敗正不在此特以不能充自求多福之言耳自求多福雖以堯爲父而不能與丹朱舜爲子而不能與瞽瞍周公爲兄而不能與管蔡況大國乎後世不可因昭公之失而廢其言也

楚子伐隨隨敗八年

第二卷適當楚之方興故其載楚事爲甚詳隨之敗止緣有一少師博議論之詳矣大抵小人之根未去則雖勝不足喜小人之根既去則雖敗不足憂此固已言之然而尚有未盡者蓋大而天下小而一國必

有所謂體國之臣有所謂社稷之臣君存與存君亡與亡社稷之臣是也夫季梁之謀楚亦工矣言不用諫不行去之可也然必待少師之死而不去者蓋季梁隨之宗臣與國相為終始義不當去是以隨侯當時雖不用其言而楚人上左君必左其效謀畫計如初此季梁所以不去所謂君存與存君亡與亡者也

楚子伐隨

八年

晉滅耿滅霍滅魏

閏元年

入春秋之初當時先聖王之後及二代所封之國尚小大皆錯其事可見者尚有一二到得後來翦滅吞併雖不盡見於傳以大略觀之見於傳者楚晉為多

莫敖請濟師

十二年十三年

莫敖之為人徒外面加添而裏面初不長進蒲騷音蒲之役用鬬廉之謀能敗鄖師及伐絞之役幸而絞小復勝及其伐羅之時志滿意得徒恃前日之勝而謂小國不足敵是以輕敵而敗遂致有荒谷之縊大凡學者最怕外面加添裏面初不長進

鄧曼謂鬬伯比非衆

十三年

楚屈瑕伐羅鬬伯比送之還謂其御曰莫敖必敗云云入告夫人鄧曼鄧曼曰大夫其非衆之謂看此一段便見得楚之在當時所謂盜亦有道夫楚夷狄之國耳以夷狄而憑陵諸夏其強如此其盛如此者豈

不以亦有其道哉觀當時內則有鄧曼之賢以為之助內強可知外則有鬬廉伯比之智以為之謀外強可知內外俱有人所以到得如此強盛地位蓋大學之道必本於家齊而二南之化亦首於關雎豈非所謂盜亦有道乎

鄭厲奔蔡

十五年

公會宋伐鄭

同上

此卷載鄭事稍詳見得莊公始末當莊公之初殺弟因母雖是天下極惡緣其權謀智略有以掩之固不甚覺及其季年公子互爭兵革不息病弊至此始露大抵人之一身於少壯時戕賊其血氣雖有疾亦自可以支持及其老也血氣既衰百病俱作如唐太宗初間內則肅清華夏外則蕩滌羌戎雖有殺兄戮弟閨門大惡亦緣正觀之治有以掩之故不甚見及一傳高宗百弊俱出學者切不可於一事二事上錯放過不理會雖其初未甚覺其後終不可掩也

莊公

單伯送王姬

元年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同上

莊公之立桓公見殺於齊則莊公之於齊有不共戴天之讎而不能以復讎為念前輩論之詳矣然須識得莊公之要領王姬歸於齊魯絕之而不與主昏義

也而魯則畏齊之強而不敢絕欲與之主昏內則畏清議而不敢與外則畏齊之見討而不敢絕其君臣之間宛轉商量一箇兩不相妨底道理故築王姬之館于外三傳之說不一然皆未必是凡天下之事不知夫不共戴天之讎義不可與者未足爲憂旣知之而求所以委曲回護者深可憂蓋其不知者良心一朝頓回則其發不可禦旣知之而欲立一名字求以委曲回護亦終於此而已矣父子之間天屬之恩莊公報齊之心宜如火之必熱如水之必寒如手足之捍頭目安可以委曲安排回護使其兩不相妨至如伐邾一段亦然莊公本自畏齊而曰我實不得齊師何罪皆是要立一箇名字文飾之此其所以終於不振

齊無知弑君諸兒

八年

看齊襄公須看得每舉而每得志是其所以速襄公之死觀其當時淫侈無度肆行不道無不得志如一滅紀則紀侯大去其國繼以王人伐衛衛便服纔欲滅邾邾便降至於欲會魯侯則魯侯至欲要姜氏則姜氏至每舉而每得志惟其得志之頻故所以爲死期之速宜乎卒蹈無知篡弑之禍也

左氏傳說卷第一

後學

成德

校訂

左氏傳說卷第二

東萊呂祖謙伯恭

莊公

齊小白入于齊九年

會于鄆齊始霸十五年

莊九年齊桓公自莒入齊十五年始霸鄉者說左傳須分三節看五霸未興以前是一節五霸迭興之際是一節五霸既衰之後是一節五霸桓公為盛孔子稱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則桓公之有大功於天下固可知也然看得桓公之有大功又須看得他有可憾者當王綱解紐國自為政彊者陵弱衆者暴寡

當時之人思大國之正己如褰裳之詩此時得桓公出來總集天下之勢整頓天下之事豈非有大功於當世然所謂猶有可憾者蓋五霸未出先王之遺風餘澤猶有存者天下之人猶有可見者霸主一出則天下之人見霸者之功而無復見先王之澤矣大抵重新總集整頓一次必十分是當方可或有一毫之憾則前美皆失之矣試以二事明之傳註之學漢之諸儒專門名家以至於魏晉梁隋唐全經固失然而王肅鄭玄之徒說存而猶有可見之美自唐太宗命孔穎達集諸家之說為正義纔經一番總集後之觀經者便只知有正義而諸儒之說無復存詩詞之作自漢魏而下如建安七子如顏謝徐庾雖為淫麗而古人之遺風餘韻猶間見也至唐杜子美以大才為之一切蓋了故後世惟見子美之詩而前日之詩無復見矣

師及齊師戰乾時

九年

公敗齊師于長勺

十年

公敗宋師于乘丘

十年

齊桓公霸業在春秋涉三公莊閔僖若莊公正是桓公當時初歸經營霸業桓公規模自用管仲後與未用管仲及管仲新得政時事體不同桓公以莊九年入齊即位是時敗魯師是年取管仲歸國而相之管

仲雖初入國是時尚新得政若莊公十年此一兩年
事未是管仲經營所以與後來不相似大抵管仲圖
霸規模緩而不迫看莊公十年前既魯師于乾時次
年又舉師伐魯長勺之戰爲魯所敗到六月齊又與
宋次于郎看得涉兩年間三加師於魯規模促迫大抵
與後不同以此知正緣管仲新得政未得盡施其術
不惟三加師於魯規模迫促後面兩爲魯敗長勺之
戰爲魯人三鼓而敗後來郎之次又爲公子偃先敗
宋師齊師乃還若當時管仲便謀慮計無緣得兩
敗以此看得管仲規模不惟外面經營諸侯緩而不
迫他裏面所以得君得政亦緩而不迫何故前年桓

公因鮑叔之言相管仲若是管仲規模促迫時便須
諫桓公不可加兵於魯使加兵於魯管仲必紛然建
謀出其所長蓋管仲初得政當時自有國子高子政
未專出他他且袖手旁觀一兩年以此見管仲得君
得政亦緩而不迫自此以後桓公之規模大率不同
十二年北杏之會是時管仲全得政且如楚當時憑
陵諸國管仲且放二三十年不問直到屈完之盟不
戰而自屈晉獻公父子憑陵諸國亦放而不問到得
後來葵丘之會晉侯自來蓋管仲不去歲月間見效
常要自家政事脩舉兵乘修整本彊則精神折衝所
謂崛強不服之國教他自入管仲規模中此其所以

爲管仲此其所以五霸桓公爲盛大抵王之與霸論來王者不計功謀利霸者計功謀利王者不求近功速效霸者求近功速效然而就霸者論之以桓文對說時桓公計功謀利比文公時便少桓公不急功效勝文公桓公却做得王者事何故晉文公事業在僖二十八年都做了如侵曹伐衛敗楚朝王聲績赫然震蕩人耳目一年都做盡桓公規模三十餘年尚熾其用功之所以遲速時便是桓文才之高與下管仲舅犯規模之深與淺以是知晉文不如管仲

齊桓霸中國

十五年

侵蔡伐楚

僖四年

晉文退舍避子玉喜

二十八年

看桓公之所以霸須看得管仲規模當時桓公之霸蓋將以尊中國攘夷狄也楚之憑陵中國者非一日矣如伐鄭伐蔡而桓公皆不之問桓公以莊之十五年霸中國而以僖之四年始伐楚置楚於度外而不問且二十年者何故仲之意豈不以吾驟加兵於楚萬一不勝則霸威屈矣故遵養時晦至於力彊威盛而後一舉以臨之則楚無不服矣夫以堂堂之楚而不敢以兵抗齊不過使人如師及使屈完來盟則齊之盛彊蓋可知至於晉文公則不然桓公以兵加楚而楚不敢抗文公退舍辟子玉而子玉犯之文公之

規模小於管仲也明矣文公蓋數年便欲服楚雖力再而僅勝之然傷威損重已多仲之相桓則遲楚以二十年之久則文豈足以及桓哉其服晉也規模猶大於服楚晉獻公之滅耿滅霍滅魏伐東山而齊皆不問者何故仲之意豈不欲以晉之於齊猶家也楚之於齊猶鄰也以至彊之晉吾驟臨之以兵萬一不勝爲晉所敗則吾家人猶不能勝之何以服其鄰故一切置而不問逮夫諸侯盡服夷狄皆從光焰旣大聲勢旣盛故葵丘之會晉侯不召而自至服楚以兵服晉以不召而自來則以聲勢光焰臨之耳其服晉過於服楚遠矣蓋其遲速之不同故其力有厚薄威有輕重論至於此非惟王道不可要近功而霸者亦然齊桓遲之以二十餘年而晉文求之於六七年間須要做盡許多事故晉文之霸不及齊桓之盛當時葵丘之會晉侯欲往而宰孔止之而不會蓋宰孔見得齊侯之驕故如此於此又須看得管仲之事桓公專去事上做工夫却不去君心上做工夫惟其去事上做工夫故鋪排次敘二三十年皆如其規模惟其不去君心上做工夫故訑訑之聲音顏色拒人於千里之外管仲之事蓋積數十年而成桓公之驕止一日而壞不能格君心之非其禍蓋如此也

荆伐鄭

十六年 二十八年

楚人伐鄭

僖元年三年

齊桓公霸中國楚數侵鄭桓公惟務於鄭而不再加兵於楚者何故以此儘見得管仲之規模大能養威處蓋仲之意以謂能勝楚則不過如前日萬一不勝則霸權屈矣此仲之所以善養威也

鄭伯見虢叔曰盍納王

二十年

鄭伯將王自圉門入虢叔自北門入殺王子

頹二十一年

周惠王以王子頹之亂出奔鄭處于櫟是時虢公與鄭伯同帥師納王殺王子頹當時齊桓爲霸主却自不納王其納者却出於虢鄭齊桓却不管他何故若

是晉文凡有一事便要占做如納襄王時辭秦師而下必欲出於己不要與秦分功到桓公爲霸聽虢鄭納王亦是規模不同處然所以虢鄭納王時亦自有來歷自周室東遷虢鄭秉周政虢公爲王卿士鄭伯爲王左卿士兩國入仕王朝與周最親者所以凡有患難二國首先任爲己責定王室之亂正王室之義所以當時齊桓公雖圖霸業必竟當時自有王室親臣定其亂桓公不得而預所以諸侯皆未出虢鄭獨先去正緣世秉周政之故這是霸者之初王綱尚在處當時以土地論之虢鄭之地甚小齊之地甚彊以堂堂大國因虢鄭世秉周政故便退然讓與虢鄭以

此知當時尚不以甲兵強弱爲事諸侯尚秉王命後來王室衰時王室自爲之自此以後諸侯無復事王朝霸者所以興至於諸侯皆霸者此周之所以衰然號鄭之所以事王亦周自爲之當時本是鄭伯爲王卿士號以諂媚奪鄭政自取周之麥溫之禾時號已有寵鄭已無寵然而到得周有患難號視之常緩鄭視之常急且如王出居櫟鄭伯見號叔曰臨禍忘憂憂必及之盍納王乎論來情意厚薄號當先鄭當後今舉兵時却是鄭在先號在後到得後來王賜號公酒泉又與之爵與鄭伯止以輦鑑夫王室定後王何故不察平定之功又却與號之爵復厚號而薄鄭蓋號公於王室無事時又却築王宮于珽又以阿媚周王以此知阿媚順旨大抵無事時此等人固可喜纔到患難時看得意思終是緩了

齊侯使敬仲爲卿

二十二年

齊侯欲使敬仲爲卿辭以豈不欲往畏我友朋此見得當時朋友之清議尚在故管仲前來請齊侯救邢亦援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如上文畏此朋友之義此見得當時猶知簡書朋友之可畏又見得古詩之意猶有存者

懿氏卜妻敬仲

二十二年

畢萬筮仕於晉

閔元年

懿氏卜妻敬仲一段後人云符命讖緯之說起於王莽篡漢假此以愚人耳目不知已見於春秋之際看左氏所載敬仲畢萬之言蓋左氏之生適當戰國之初田魏始興故誇誣其祖以神下民當時民無有知者故皆信之左氏亦惑於流俗之所見不能於流俗外着一隻眼故於敬仲畢萬之事亦從而書之後來柳子厚作貞符以爲符命俱不足信遂以玄鳥生商伏羲負圖之事皆可疑此又墮於一偏之見也天降時雨山川出雲耆欲將至有開必先大抵帝王之興和氣充塞豈無祥瑞但當觀象之正邪豈可謂之無也

有媯之後將育于姜

二十二年

畢萬之後必大

閔元年

符命讖緯之說王莽以此篡漢後世論符命讖緯之說起於哀平之間比附王莽以此爲禎祥移人耳目篡奪天下然推其源流符命固是起於哀平之間而符命讖緯之實已自始於戰國之初考之左氏可見戰國之初如所謂如秦如楚如燕都是世襲舊國如晉如齊皆是暴戾之國當時未嘗不假符命之說爲篡奪之事看左氏所載畢萬敬仲見當時以此移人所以載懿氏之卜敬仲說有媯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並於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及生敬仲周史以

周易見陳侯者陳侯使筮之遇觀之否謂此其代陳有國至於畢萬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啓之矣以此知戰國時已自有符命惑人了雖左氏好說符怪然戰國之時已自相傳如此便到得陳涉以狐鳴魚腹惑亂一世遂盛與王莽然此所謂符命皆是造作湊合得來如柳子厚作貞符之說謂無符命此又見得一偏大抵符命之說亦不可謂之無如所謂天降時雨山川出雲耆慾將至有開必先所謂帝王之興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當深察其邪正若以不正之說例論之且如玄鳥生商伏羲受圖也不足信是因噎而廢食也大抵帝王之興自有自然之兆人之正心感天地之正氣所謂符命者自可信却不是附會湊合得來豈可謂之不在于其祥于其仁若以此察之正邪之說昭然如日星之明

楚公子元帥師伐鄭而處王宮鬬射師諫則

執而梏之秋申公鬬班殺子元鬬穀於菟

自毀其家以紓楚國之難

三十年

楚之興自武王兼并自此便彊斷以文王亦能守其基業而不失傳于成王成王初即位尚幼是時公子元爲令尹以貪冒淫縱爲申公鬬班所殺當時君尚幼大臣見殺論來楚到此合衰所以不衰時蓋緣楚

能用子文子元初死時正是楚之盛衰存亡交關樞紐處是時復有子元時楚自便亡幸而得一子文爲令尹以清忠表倡於一國自毀其家以紓楚國之難自此楚再安大抵楚之所以立國本皆以勤儉所謂民生在勤勤則不匱如告戒之辭所謂訓衆而好鎮撫之召諸司而勸之以令德見莫敖而告諸天之不假易也皆以勤儉勤儉是楚之家法到子元出來淫縱不道以破楚之家法如築館于夫人宮側振萬舞貪淫不厭臣下不平卒至相戕以殺令尹楚之勤儉家法或幾乎息矣子文出來獨以清忠勤儉再復楚之規模當時子文繼子元之後平常也做不得須是自毀其家自貶損方可何故到奢侈驕淫之後能以清忠勤儉表倡於一國如易之小過所謂行過乎恭用過乎儉當時是却恁地平常做不得所以自毀其家却不是矯枉過直正是合做底事故不如是則何以救已離人之心續將絕之國命

閔公

狄人伐邢

元年

狄人伐衛

二年

齊桓公始霸之初狄滅衛又伐邢見得當時夷狄憑陵中國如此之甚向非齊桓之霸封衛遷邢則中國幾何而不淪胥爲夷狄此孔子所以有微管仲吾其

被髮左衽之歎也

太子申生伐東山臯落氏二年

晉獻公使太子申生伐東山臯落氏里克則入諫獻公出則告太子以孝固是善處父子之間然其後驪姬欲殺申生未敢下手使問於克克對以中立之言夫驪姬之欲殺申生久矣所憚者惟克耳今克既告之以中立之言則驪姬固無所畏何為而不下手左氏書曰既與中大夫成謀此句有筆法中大夫即里克也克雖不助驪姬既不拒之是亦助之也使克能拒驪姬彼必有所畏而不敢下手其後里克殺奚齊卓勅角反子克雖有區區之心終不免弑逆之惡者由

其守初心之不堅而為驪姬之所動搖也學者最怕守初心不堅申生伐東山一段論者自先友而下凡數人或是或非而皆有意味亦見當時隨所在有人又見晉國人才之盛

僖公

晉假道於虞以伐虢二十五年

晉荀息假道於虞以伐虢此一段知宮之奇諫必不聽知虞之必可假知虢之必可亡料敵如見自是觀之晉國智謀之士如息者亦自有數至於傅奚齊此段全不能知却不能先為保護之計何料敵如是之審謀國如是之踈蓋息本非就自身上做工夫專以臆

度揣摩為事故有着不着處

驪姬欲殺申生

四年

驪姬之殺申生國語所載甚詳看左氏與國語相為表裏而晉語中所載本末具備中大夫里克也左氏則載將立奚齊既與中大夫成謀而晉語中則載當時驪姬欲殺申生而立奚齊所難者尚有里克使優施以酒飲里克欲以優言說之觀優施以言動克言人皆集於苑已獨集於枯是言申生之勢已自摧死不可倚恃里克却言吾秉君以殺太子吾不忍通復故交吾不敢中立其免乎優施曰免則驪姬之計行矣故優施得里克之語以告驪姬姬聞優施之言遂

肆行而無忌以國語所載論之所謂里克不同謀殺申生但對優施言然左氏直書中大夫成謀當時姬難里克里克若能守正不奪則殺申生之謀必不成克既有中立之言故姬得以肆其謀而無憚雖不預驪姬謀謂之成謀亦可也大抵姦人作亂不必要人依附則且持兩端中立以為無所與於其間則姦人便可以成謀左氏斷所以歸中大夫之罪到後面一段使之歸胙於獻公當時驪姬殺申生之謀獻公已許他了今特造此一段事為罪名而已然則殺申生不是獻公不知當驪姬譖君之際論來太子合當便行當時太子謂我辭姬必有罪或使之行謂君實不

察其罪皆是不知獻公之心然此時太子既是不出
亡甘心待死而已辦一死了以正理論固是成父之
過然而犯逆死罪了已自不是太子合即便就死又
却奔歸於所封之邑須當看這一節這箇不是變生
倉卒時無措如此申生既不畏死尚自當倉卒之變
奔歸於邑又不是要恃城郭以作亂以此見處死却
易從容就死則難此無他元無工夫且則是小心不
忍便至倉卒無措其不近道理亦自可見

左氏傳說卷第二

後學

成德

校訂

左氏傳說卷第三

東萊

呂

祖謙

伯恭

僖公

士蔦築蒲與屈

五年

晉侯伐屈夷吾不守盟而行乃之梁

六年

自僖元年至卷終試舉數段論之士蔦築蒲與屈一
段可以見重耳夷吾識度廣狹遠近一人終於霸諸
侯一人終於失國當初士蔦築二邑皆不謹寘薪於
其間重耳不訴至夷吾則訴之蓋重耳惟知共君父
之命初不暇校城之美惡至於夷吾則惟知己之利
便而至於訴則夷吾之識度已不如重耳矣非特如

此晉侯之伐蒲重耳以君父之命不校則知臣子之義遂出奔蒲至於伐屈夷吾力不能守卒盟而行迫於不得已而奔梁則夷吾又不如重耳矣至若其從游賓客重耳則有狐趙之徒夷吾則有呂卻之徒耳以築蒲屈論之則二人之用心不同可知以一則知臣子之義而出奔一則迫於不得已而出奔論之則二人之臨事變不同可知以游從賓客論之則二人之得人不同可知此其所以一人終於霸諸侯一人終於亡國

陳轅宣仲勸申侯美城

五年

後申侯見殺

七年

觀鄭申侯之陷陳轅濤塗之怨申侯深矣及陳轅宣仲勸申侯美城其賜邑而申侯卒以見殺夫宣仲之怨申侯申侯非不知視仇讎之言不啻如親密卒為所陷而殺其身何也蓋人心不可有所倚申侯之心一倚乎利但只見利之為美而有以動乎其心故雖仇讎之言樂然聽而行之皆不見其為機謀陷穽也

鄭太子華請去三族

七年

鄭太子華請去三族這一段見得管仲猶有二代氣象其曰君若綏之以德加之以訓辭而討鄭豈敢不懼若總其罪人以臨之鄭有辭矣此等言語蓋嘗聞先生長者之餘論矣惜其急於功利俯首以就桓公

自小了惟其嘗與聞先生長者之餘論故時出其所聞實有過人者如前此請齊侯救邢所云畏此簡書此等言語時時規正得桓公一兩段若淺論之則管仲時有三代氣象固甚可喜責備論之管仲不能大其規模反俯首以就桓公一箇狹小規模亦甚可惜管仲之相桓公大抵務在正名辨分觀其王使宰孔賜齊侯胙管仲則敎桓公以天威不違顏咫尺敢不下拜則不敢慢天子之命觀王以上卿之禮享管仲則對以有天子二守國高在而不敢越周室班爵祿之制至於舅犯之相晉文則不能齊桓專在於扶名分晉文則適以壞名分如以諸侯而請天子之隧襄王以危言拒之而始不敢蓋仲則曾聞先生長者之餘論故所以輔桓公者猶有三代之遺制至於舅犯之徒未嘗聞先生長者議論徒知力之可以請隧召王而不知義之不可視仲爲如何故孟子曰桓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猶着得一箇學字至其後如晉文公之有舅犯楚莊王之有孫叔敖晉平公之有趙文子則皆無此一字矣

晉卻芮使夷吾仲賂秦以求入秦伯謂卻芮

曰公子誰恃對曰亡人無黨有黨必有讎

九年

秦穆公納晉惠公問於卻芮曰公子誰恃卻芮曰亡

人無黨有黨必有讎所以爲此言是說晉惠公別無恃便見得專倚靠在秦謂所恃獨歸重秦秦固是如此大抵天下之人有疏必有親有愛必有憎以亡人而方入新造之邦有愛惜厚薄禍亂自此興觀卻芮所謂亡人無黨有黨必有讎言語甚得要領然晉惠公入國即位之後所與偶者卻芮呂甥之爲黨如舊臣耆德翦滅殆盡安能謂之無黨以此知平居論事甚易到得臨時克愛心甚難

秦饑晉閉之糴

十四年

晉侯背賂中大夫

十五年

晉惠公始以賂秦而入終以背賂而見伐其曲在晉

明矣然其間亦有曲折可論大抵多賂必寡信惠公之所以許秦者皆是不可還之賂於其既入之後有不得不背且晉饑秦輸之粟秦饑晉閉之糴當時號射之徒其爲謀不過謂無損於怨而厚於寇是皆只去伏讎上思量却不能去解釋消除上思量豈不速秦師之志哉號射之徒雖有罪然慶鄭亦不得把慶鄭事看時見得二國之禍皆慶鄭之言有以激而成之且其言曰背施無親幸災不仁貪愛不祥怒鄰不義如此等語分明是當面責他惠公既是一箇忌刻狠鷙之人慶鄭又不能和緩其辭以諫之得不激成其事以是知當時號射之徒雖可罪然鄭亦不得

辭其責也及惠公爲秦所執其傳君命以告國人而國人皆哭於是作爰田作州兵夫以惠公之不道何以得此於民只緣惠公被秦虐得深故能感民心亦切使惠公既反國之後乘此機會能卧薪嘗膽側身修行以接續此民心則皆可用之民也晉之定霸當不在文公而在此矣一歸便殺慶鄭以快私怨則民心自此都渙散了是知暫時得民心不能接續者全不足恃也

管仲辭上卿禮

十二年

管仲平戎于王當時王以管仲爲齊相齊國權即在管仲特以上卿之禮享之當時仲辭曰臣賤有司有天子之守國高在若節春秋來承王命何以禮焉陪臣敢辭王命以予嘉乃勲往踐乃職管仲受下卿之禮而還此見得當時周室之典法尚在又元得齊之伯與晉不同且如晉文之伯時始者舉卻縠後來又舉原軫便命將中軍所謂上卿元帥初不請命於天子以管仲得君如此之專行國政如此之久尚退然在班次之下亦不敢爵以此知當時與晉時節已自不同然王所以命管仲往踐乃職者謂管仲雖卑職是秉齊國權即自當用上卿之禮以此知當時秉國命者不必是上卿到這裏周王要尊管仲以職所以說往踐乃職蓋管仲之職實是秉公之權以此

知當時周已有官與職兩者之分後世都如此且如漢時霍光司馬大將軍秉國政上面又有丞相當時章奏稱丞相楊敞大司馬霍光論班爵丞相在上論職時霍光實秉國政以此知周漢官制源流尚相接官是定制職却是一時所任

秦晉戰于韓原 十五年

秦伯與晉韓原之戰秦晉之曲直其理固甚明然當時所以為晉謀國所親者如所謂驍射慶鄭呂甥卻稱冀芮之徒然當時趣得亂成實是慶鄭慶鄭是一箇剛狠自用之人以不見用於晉惠公相激所以致敗今則所可恨者蓋於慶鄭猶有可恨處使他當時

若是愚而無知一向狠僻固無可恨觀他前面所言其論也多正為謀也多審其所可見者前論秦乞糴于晉晉人弗與慶鄭曰背施無親幸災不仁貪愛不祥怒鄰不義後來論馬見惠公乘小駟慶鄭曰古者大事必乘其產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則看論馬曲折如此推此兩端論之慶鄭於事理之間不為不諳練以理論之如論秦乞糴當時是非曲直所在慶鄭皆能知則可以謀王體斷國論後之論小駟曲折則可以議戎政既是如此當時可惜專以狠戾壞了蓋緣他氣不勝志故致得如此然晉侯以敗由慶鄭不能用固是如此然亦非晉侯不能用慶鄭慶鄭自以

很戾不能用其才耳學者治心養氣須當下十分工夫看慶鄭於是非邪正之理論馬之曲折事務無有不曾講者今却如此蓋緣慶鄭不知治心養氣之工夫學者於治心養氣不可不知其先後

城鄆役人病

十六年

僖公中卷正是桓公末年霸業漸漸衰處故號令紀綱到此與前日甚不同舉城鄆一段便見得役人病夜登丘而呼曰齊有亂不果城而還夫以桓公節制之盛初時一箇服楚遷邢封衛會諸侯投之所向無不如意及至末年欲做一件事也做不得同一桓公也何故昔彊今弱如此蓋桓公自葵丘之會志得意

滿自放縱故霸業漸衰且如晉文公之季年諸侯朝晉衛成公不朝乃使孔達侵鄭不能使諸侯畏威自至於用兵以之此亦是霸業衰處大抵霸業皆如此至王道却不然霸業初間故有可喜處到得末年往往易衰觀齊桓晉文之二君可知此亦力之不如德然桓公末年城一小國而役人如此蓋是時管仲已死惑於內寵志慮昏蔽故前輩謂齊桓中主管仲輔之則治監刁易牙開方輔之則亂此言極是

管仲卒五公子求立

十七年

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齊之霸業到此便衰這裏却有兩說一則管仲不能為齊求人二乃孝公無志不

能繼桓之業所謂用管仲以興進豎刁以敗如晉文雖死至於悼公時有能繼文公之業緣晉文雖死有狐趙之徒風聲氣習相與扶持孝公初無此般人故興衰之不同然陳穆公欲修桓公之好以此知齊桓之德在諸侯使孝公有志而能振奮乘此機會繼齊桓之業其復興霸業甚易然而不能者雖是管仲當時不能用人亦是孝公無志及宋襄會諸侯便俯首會之其後宋敗便興師伐之大抵欺善怕惡畏彊陵弱非是霸者事業此所以不能復齊桓之業可深爲孝公惜且如晉文成霸所謂伐原示之信大蒐示之禮皆積漸成霸業孝公有桓公見成規模反不能成霸業論此深爲孝公惜也此固可爲孝公惜然而管仲爲桓公之大臣全不能立些根本亟薦引賢人以任國政徒能以一身盡忠而事君更不能謀身後事但區區屬孝公於宋襄故終無益也

宋敗齊師于鹹

十八年

晉敗秦師于殽

二十三年

五霸莫盛于桓文以桓公初時一箇規模宏遠豈晉文之所能及桓公身死之後未幾五公子爭立其國遂亂晉文之後襄靈景厲悼六七君迭相爲霸與春秋相爲終始何故此蓋有兩說其一是齊之所以霸獨倚一管仲管仲以一身任齊國事更不旁招俊乂

爲齊子孫之計晉文雖死有狐趙輩相與維持風聲
氣習接續不絕此一說也其二桓公之後孝公懦弱
無志不能激昂奮厲紹桓公已成之業且如鹿上之
盟旣頻首聽宋人之命其後宋敗方敢舉伐宋之師
大抵畏彊陵弱豈是霸者規模此所以不能復齊桓
之業晉文旣死襄公殽之役雖未必是然旣能勝彊
敵終不至於委靡此又一說也此二說也固可見齊
晉霸業之久近

宋襄盟于鹿上

二十一年

齊晉所以霸皆先弱楚蓋楚於中國其勢不兩立惟
齊晉能攘戎狄尊中國此所以成霸業桓公有葵丘
之會以弱楚晉文有城濮之戰以服楚所以子子孫
孫服晉且宋襄本不足以預五霸之列人見他亦曾
會諸侯故列之於五霸夫宋襄尚且不識霸者題目
霸者欲尊周會諸侯大要在擯楚蓋楚與中國相爲
消長宋襄欲成霸業反求諸侯於楚便不能攘戎狄
尊中國與齊晉皆異此霸業所以不成宜其見辱於
楚也然宋襄公之終始此一卷大可見若去事迹上
看無緣看得出觀其初用鄫子于次睢之社那時之
暴虐雖桀紂不過如此及其泓之戰不禽二毛其慈
仁又如此若以事迹上看甚難曉人處世皆當明此
若以理推之其仁其暴雖不同其失則一此皆是襄

公一箇昏暗處惟其暗於前故欲徼一時之福而用鄆子于次睢之社惟其暗於後故泥古之陳言而不一箇暗字所以求諸侯於楚使其稍知事體必不如

王與晉陽樊溫原攢茅田

二十五年

周襄王以王子帶之故出在鄭地晉文公納王襄王與之陽樊溫原攢茅之田陽樊不服圍之倉葛呼曰德以柔中國刑以威四夷宜吾不敢服也此誰非王之親姻其俘之也乃出其民足見文武成康之德澤結民者深不肯輕捨王室且如前隱公十一年王與

鄭人蘇忿生盟向之田直到桓公七年鄭伐盟向王遷盟向之民于邾然後盟向始服于鄭到此襄王與文公陽樊溫原攢茅之田陽樊不服必待晉圍之蓋盟向之民不忍輕棄周而服鄭陽樊溫原之民亦不忍輕棄周而服晉以此見周之德澤結民深處不肯捨周服諸侯如此

子犯言子玉無禮

二十八年

子犯請擊秦

三十年

推而詳論之文公人材之多無如子犯看晉文公始終用事皆子犯規模如二年教民示之信示之義示之禮皆子犯使之如此文公所以成霸業皆是子犯

規模看得子犯之在晉便是管仲之在齊然反覆論之其子犯亦未必一一皆是且如僖公二十八年子王使宛春告於晉師請復衛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臣取二不可失矣若使文公從子犯之言則失親鄰報施之義當時若無先軫之言幾至於敗事賴得一先軫謀之晉方得勝又如僖三十年同秦圍鄭秦伯私與鄭盟而去鄭使杞子逢孫楊孫戍之乃還子犯請擊之公曰不可微夫人力不及此使當時文公從子犯之言則又失親鄰報施之義未必不蹈惠公覆轍又賴得文公自理會得曰因人之力而斃之不仁亦歸舉此兩事論之

人君雖有腹心謀臣須是自識得治體若使晉無子犯霸業未必成見得人材須要多然人材雖多亦要人君自理會得若使文公從子犯之言與秦戰便是蹈惠公覆轍舉前一段謀臣不厭多舉後一段人材雖多須是人君自識安危治亂之大體

頽叔以狄師伐周

二十四年

王出鄭鄭伯省視官具于汜

同上

周襄王使頽叔桃子出狄師夏狄伐鄭取櫟王德狄人以其女爲后及後來不終狄反犯王室以致王失國出奔處鄭地汜鄭伯與孔將鉏石甲父侯宣多省視官具于汜而後聽其私政王初間厚

後來反

犯王室王初間伐鄭鄭後來反忠於王室此一段人事最要人看其始周王以狄女爲后時所厚者在狄所薄者在鄭及其終所厚者反興兵伐王室所薄者反忠於王室及王出奔又却不去他國却入居鄭此最要看大抵中國是君子之類夷狄是小人之類鄭前爲王所薄及出奔又爲王省視官具而後聽其私政何反勤王室如此蓋鄭是君子雖王薄之到急難不廢臣子之禮夷狄是豺狼之類少有不到處便起反心發兵伐王室至王失國以此事論之大之於天下小之於一身寧結怨於君子不可受恩於小人鄭是中國君子之類狄人何厭之有

晉人復衛侯甯武子與衛人盟于宛濮

年二十八

甯武子處衛侯奔走艱難之時君臣上下皆失其道始者晉伐衛國人出衛君臣之逐君當時罅隙已自大後來再得歸甯武子爲宛濮之盟曰行者無保其力居者無懼其罪要得合和彼此緣此國人稍不貳衛侯又先期入至殺其弟叔武元咺奔晉愬之於晉晉受元咺之愬所以執之歸于京師後晉遂欲鴆殺衛侯以此知衛侯亦危乎殆哉何故一國之人共怨旣出其君衛之君臣上下相戕相賊晉是堂堂大國爲霸主亦致毒於衛侯內則一國之怨外則霸主之怒如衆箭俱發叢在衛侯之一身雖泰山之壓卵亦

未足以喻今甯武子獨以區區一夫之誠左枝右梧
欲調護衛國上下之怨以氣勢論之甯武子一夫之
力甚小一國之怨甚大霸主之氣甚大一夫之氣甚
小何故一夫之氣內而回得一國之勢外而勝得霸
主之力這見得甯武子忠誠懇切積德深厚處雖堂
堂霸主之怒如此一國之怨又如此人皆知之一夫
之忠誠如何勝得殊不知忠誠到處天地可動金石
可貫雖浩浩然一國之怨堂堂然霸主之怒皆可以
消釋融化以此知爲國患無忠臣若得其人則何事
不成

左氏傳說卷第三

後學

成德

校訂

